

程抱一的意义

——复旦大学“向程抱一致意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

钱林森

20世纪是人类集体剧变的世纪，是东西方作家自我放逐、迁徙，漂泊、求索的时代，是中法文化、文学日趋亲密交流、碰撞的新世纪：当法兰西一代东游求索的诗人克洛岱尔(Paul Claudel, 1868-1955)、谢阁兰(Victor Segalen, 1878-1918)、圣-琼佩斯(Saint-John Perse, 1887-1975)和亨利·米修(Henri Michaux, 1899-1989)先后亲临华土，竞相采撷中国题材，为法国文坛带来新的想象、新的诗情和新的风景时，西渐法国本土的中国作家，从陈季同(Tcheng-ki-tong)到盛成(Cheng Tcheng)、从程抱一(François Cheng)到高行健、周勤丽(Chow Chine Lie)、戴思杰(Dai Sijie)，乃至更年轻的山飒(Shan Sa)，却在西方文化圈内，提取中外文化精髓，塑造新的文学形象、创建新的文学——华人文学(华裔法语文学)，他们以自己的文化实践和创作实绩，直接参与法国文学的建构，构成了法国文苑的一个独特景观，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在20世纪法国华人文学的世界里，“脚踏东西文化，手写宇宙文章”的“学者型”的诗人、小说家、艺术批评家弗朗索瓦程，无疑是这一领域里旗帜性的人物，其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，包容、汇通的心智才具和独树一帜的艺术创造，成全了他作为近世中法文学文化交流中最佳媒介、使者和旗手，他对异质文化的“洞观”与容受，对母体文化的发掘和利用，及由此而促成的东西文化文学深层次的对话与融合、提升与创新，堪称20世纪中法文化和文学关系史上一大“奇观”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、思考、惊异和敬意！

程抱一作为20世纪中法文学文化交汇创新的旗手，起步于50——60年代以法语为伴，坚守10年“苦修”、积累期，成名于70年代用法语写作、思考的创发期。1968年，他在著名语言学家里卡洛夫(Alexis Rygaloff)的指导下，出色完成硕

士论文《张若虚的〈春江花月夜〉》，该论文经修订，以《张若虚诗歌之结构分析》为题¹，于1970年在巴黎出版，系作者第一部诗学著作，这也是西方用结构主义解析中国古典文学的首部法文著作，为罗兰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和克利斯特娃（Julia Kristeva）所赏识，因而开始步入法国知识界名流，并由此被引领与巴黎文化精英对话，其中与拉康（Jacques Lacan）的对话，堪称20世纪中法文化关系中的盛举。1977年、1979年在巴黎发表的《中国诗语言研究》（*L'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, Seuil, 1977, réédition 1996.*）和《虚与实：中国画语言研究》（*Vide et plein, La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, Seuil, 1979, réédition 1991*），是奠定抱一先生学术地位和声望的两部标志性著作，使他由此直接跻身法国主流文化，成为汇通中西的知识精英，深得雅可布森、列维·斯特劳斯、达别思（Tapiès）等法国和欧洲思想、艺术大师赞许。他在这三部著作中，恪守中国古哲“世界归一，运行不止”的思想准则，坚信万事万物汇通变化的文化观，运用西方结构主义和符号分析学和中国古诗赏析相结合的方法，将中国诗-书-画对西方人最具魔力的传统艺术和文学精髓的奥秘，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，呈现于西方广大受众面前，在法国和欧洲思想文化界、文学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除上述几位大师外，我们注意到，活跃于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法国诗坛的诗人，让·芒宾诺（Jean Mambrino）、夏尔勒·朱里叶（Charles Juliet）、杰拉尔·马瑟（Gérard Macé）、吉尔·儒安纳（Gil Jouanard）、弗兰索娃丝·杭（Franoise Han）、旦尼尔·吉罗（Daniel Giraud）等都深受其益。三部诗学著述，标示着近世中法文学艺术和学术交流史上的一座高峰，它的横空出世，使作者当之无愧的立于这一领域的前沿、高端，这在法国华人文学界和学术界尚无先例。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，三部著作的创新价值、开拓意义和深远影响亦是无前的。

程抱一作为跨越中西文化的“两栖”作家，首先是以一个学者型的诗人，而在法国诗坛享有盛名的。他自1989年在巴黎发表第一部诗集《树与石》（*De l'arbre et du rocher*）之后，便以不可抑制的诗情不断歌唱，迄今为止，已有《永恒的季节》（*Saisons à vie, 1993*）、《36首爱情诗》（*36 poèmes d'amour, 1997*）、《托

¹ Cheng Chi-Hsien, *Analyse formelle de L'oeuvre poétique de Zhang Ruo-Xu*, Monton & co-La Haye, 1970. 中文节译见《牧女与蚕娘》（钱林森编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。

斯卡情歌》《*cantos toscan*, 1999》、《双歌》（*Double chant*, 2000）、《谁来言说我们的夜晚》（*qui dira notre nuit*, 2001）、《真光出自真夜》（）等8部诗集出版，并以选集《万有之东》（*A l'orient de tout*），入选《伽利马诗丛》（*Poésie/Gallimard*），进入法兰西诗人至尊的殿堂，这在法国华人文学世界实属罕见。他的诗作之中心主题是对宇宙、对生命的探索和对话，用诗人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与真生对话”（*Dialogue avec le Vivant*），按照法国当代知名诗人热内·夏尔的说法，“对话”在抱一先生的诗作中是“常见的”风格。当然这种“对话”，不是通常的问答型的，“而是对生命的诗性叩问——一种哲理思考，是对宇宙奥秘的一种诗的领悟和发见。”可以说，这种“对话”在他的诗中无处不在，它是诗人潜心于生存本体奥秘的探索，而不断跟自然、生命和宇宙交流沟通的结果。他所营造的诗国，总是力图中西（法）诗学传统，即禅学精神和俄耳甫斯情结的融汇与提升。他多次向笔者坦承：“我的诗歌源自中法两种艺术传统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象我这样由中国乳汁喂养成长的法国诗人，是无法回避这两种诗歌传统的，即中国诗歌的禅学精神和西方（法国）诗歌的俄耳甫斯情结²。我之诗作，总是尝试将东西方这两种诗歌传统结合起来，两者之间进行丰富的交流和碰撞，在我的艺术创造中由此而产生的相互渗透、交融极为深刻，以致我本人也往往难以确指。”若就纯粹意义上的中西方诗歌传统和诗歌流派而言，他当属那些被称为“心灵诗人”、或“心智诗人”的谱系，趋于形而上的精神诉求和“智性”提问。这一谱系的诗人，如法国和西方的雪莱、济慈、华兹华斯、霍布金斯、艾略特、荷尔德林、里尔克、波德莱尔、韩坡、阿波利奈尔、瓦雷里、米修……中国的谢灵运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李商隐、李贺、李清照、苏东坡等，都对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，或通过阅读，或穿过翻译，或直面交流（如米修）。他说：“尽管这群诗人诗风各异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，诗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，不仅是抒发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场所，诗人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激情、遗憾、痛苦和欢乐，而是通过语言的‘魔力’去领会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秘密，用马拉美的话说，即是‘俄耳甫斯对大地的神秘解释’，在认知和生

² 关于中法诗歌这两种艺术传统的阐释，请读者阅读弗朗索瓦·程《对话：对法语的一份激情》第61-67页，巴黎，Dscélé de Brouwer, 2002. 参阅程抱一/钱林森：《借东方佳酿，浇西人块垒——关于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》，见钱林森《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第7-8页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。

存的道路上前行。而这种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探秘、这种俄耳甫斯悲歌的虚化追求，与中国诗歌传统中的‘见山/不见山/复见山’禅学精神、生命顿悟，有相通之处。……总之，俄耳甫斯情结和中国诗人的禅宗精神，都在我的生命和创造中激起了悠远的回响，驱使我对生命和艺术作不懈的探索、发见。”正是诗人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西这两种诗学传统的融汇与提升，使其诗作处处充盈着中西两种诗学传统的美，赢得西方读者有口皆碑的赞誉。

程抱一作为法国华人文学杰出的小说家，他为我们贡献出了两部动人而精致的小说《天一言》(*Le dit de Tianyi*, 1998)、《此情可待》(*L' éternité n' est pas de trop*, 2002)。两部小说通过各自的主人公人生悲剧命运的展示，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人的命运和人性根底的掘进，对“至善”、“至恶”的思考，具有普世价值，大获成功，前者还荣膺法国最高文学奖之一费米娜奖，且有多种文字的译介，在欧美和东亚广泛流传。《天一言》以旅法画家天一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与追求，飘泊巴黎的孤独与辛酸，重返故土后所经受的磨难与痛苦这三段人生经历为中心，结合他与浩朗、玉梅之间的生死相依的友谊与爱情的描写，结撰了天一这一代飘泊者文化历险、生命历险的故事，饱含小说家的血泪真情，程抱一说，“因为自首页至末页，透露于本书字里行间的均是活过的肉身体验和心灵感应。”显然投进了作者的影子。然而它绝不是纪实性的自传体作品，“此小说的深层境界是对人类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探索。在20世纪集体剧变和文化交错的大背景中，一些定型人物之间所滋生的恋情和激情，由于外界条件所迫，被推到绝域极限，最终突破极限而转化为精神追求。”抱一先生在这部小说中，尝试以更高的交会或倾心的创造去超越‘生离死别’，去超越一切人为造成的邪恶和悲剧。他通过艺术家天一这个人物塑造，刻意追求的，是形而上的精神思考，是生命根底的挖掘和人类命运的哲学层次的沉思，诸如：有限和无限、永恒与瞬间、圆满与残缺、悲与喜、善与恶、灵与肉、生与死、阴与阳等人类所共有的哲学命运的沉思，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深刻的文化意蕴和哲学的穿透力、超越性——超越通常意义上的“生离死别”的主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天一言》与其说写的是一个东方知识者个人的悲剧命运，不如说写的是一个时代中西方哲学命运的历史遇合。作品融会了中外文学创作的经验，致力于超越和突破，通过天一大痛大悲的生命绝境的开掘，挖出了人性的真价值，写到了人性的深处和实处，

这大约是打动西方读者、受到较高评价的根由。抱一先生《此情可待》延续了他首部小说人世间的激情和生命拷问的主题，写的是发生在 400 年前明末时代，一对无名人物道生与兰英之间“天长地久”的爱情故事，是一部动人而神奇的“爱”与“美”的颂歌，与作者诗歌中“与真生对话”的主题是相通的。小说题旨，化用了作家所心仪的诗人李商隐名诗《锦瑟》中名句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（*Cette passion pouvoir durer/ devenir poursuite-mémoire ; Seulement instant même / déjà de-possédé*）的意境，我们看到，抱一先生对李商隐这位他所折服的“心灵诗人”极度欣赏：李诗中的绝唱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（*Mer vaste lune claire/ perle avoir larme, Champ bleu soleil chaud / jade naître fumée*）或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（*Vers à soie atteindre mort / soie alors cesser, Flamme de bougie devenir cendre / larme alors sécher*），均道尽了道生与兰英之间的至爱 and 生命极限的执着。《此情可待》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情小说，它所彰显的是一种苦难中圣徒般的虔诚、爱的理想和道德精神、感情的绝对性、唯一性与永恒性，这是人世间具有永恒价值的审美话题，是古今中外的大家所致力开掘歌唱的永恒主题，因而在法国广大读者中获得了精神共鸣和欢迎，他们说，读抱一先生这部小说，能够听到来自欧洲文学传统的回响，使他们想到拉法耶特夫人的《克莱夫公主》（*La Princesse de Clèves*）、《爱洛斯与阿贝拉》（*Héloïse et Abélard*）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（*Roméo et Juliette*）、《特里斯当与伊瑟》（*Tristan et Yseult*）³。

此外，我们还必须提到，程抱一作为卓越的艺术批评家，也为 20 世纪法国华人文学世界增添了谁也无法取代的荣光。除上述大家耳熟能详的《中国语言研究》、《画语言研究》外，他的中法画论，如《笔法天才朱耷》（*Chu Ta, Le génie du trait, 1989*）、《石涛：世界之真味》（*Shitao, La saveur du monde, 1998*）、《卢浮宫朝圣》（*Pèlerinage au Louvre, 2008*），他的美学著作《美的五次沉思》（*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beauté, 2006*），书法著作《气化为符号》（*Et le soufflé deviant signe, 2001*）及论谢格兰的著作等，都是这一领域的佳作，给当代中法学界、文学艺术界以深刻的启示。

³ Vincent Landel, *L'âme chinoise*, Magazine Littéraire, Le 1 janvier, 2002. PP.73.

总之，在 20 世纪中法文化文学关系史上，程抱一是一位难得的极富创造性的诗人、小说家、艺术批评家，他在这些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和创造，成为近世中法文化文学交流汇通中的旗帜性的人物，他的成功经验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在此，我愿援引 2004 年我在巴黎访谈他时，抱一先生说的一段话，与诸位共勉：

“我是长江黄河的子民，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黄河长江的养分。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喂养我成长的中国——我的母亲，半个多世纪来，她始终陪伴着我在异国土地上跋涉、探索。毋庸置疑，这种文化背景，势必使我要用中国人的眼光和中国头脑来观察、思考问题，用中国心来感受世界。但我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人的立场，决不搞‘中国主义’，尽管中国所有的东西，都与我息息相关，那儿所发生的一切，欢乐和悲剧，对我都是切肤的，我不愿停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。风自四方来，我愿沐浴其中，尤其来自法兰西的文化之风。我在法国这片接纳我的丰饶沃土上生活了 50 多年，受到了很多滋养和影响，我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塞纳河、罗纳河、卢瓦河以及慈母般的马恩河等许多河的水分，生命中发生了许多变化。自然的也学会了用法国人的目光和头脑来看问题想问题，用法兰西心灵来感受生活。我当然也反对法国人搞民族主义，我总试用全人类这把标尺来衡量一切。总之，一句话，我孜孜以求的，就是力图超越种族和地域的限制，提取中法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，熔铸新的生命，创造新的艺术。”

程抱一所走过的道路，所取得的成功，永远值得我们长思。这或许正是今日我们大家相聚他的故国，向他表达敬意的理由。